

第二十種 康雍乾三朝文字獄

滿清野史續編廿種

卷之三

施者野史  
卷之三

# 滿清野史續編

## 第二十種

### 康雍乾間文字之獄

#### 莊廷鑑之獄

明相國烏程朱文恪公嘗著明史。舉大經大法者革之。已刊行於世。未刊者爲列朝諸臣傳。國變後。朱氏家中落。以橐本質千金於莊廷鑑。廷鑑家故富。因竄名已作刻之補崇禎一朝事中多指斥昭代語。歲癸卯歸安知縣吳之榮罷官。謀以告訐爲功。藉此作起復地。白其事於將軍松魁。魁移巡撫朱昌祚。朱牒督學胡尙衡。廷鑑並納重賂以免。乃稍易指斥語重刊之。之榮計不行。特購得初刊本上之法司事聞。遣刑部侍郎出讞獄。時廷鑑已死。戮其尸。誅弟廷鉞。舊禮部侍郎李令哲曾作序。亦伏法。并及其四子。令哲幼子年十六。法司令其減供一歲。例得免死充軍。對曰。予見父兄死。不忍獨生。卒不易供而死。序中稱舊史朱氏者。指文恪也。之榮素怨南潯富人朱

佑明。遂嫁禍。且指其姓名以證。并株其五子松魁及幕客程維藩。械赴京師。魁以入學官並坐斬。而二人幸免。湖州太守譚希閔。莅官輔半月。事發。與推官李煥皆以隱匿罪至絞。滸墅關榷貨主事李尙白。聞閨門書坊有是書。遣役購之。適書賣他出役。坐其隣一朱姓者少待。及書賣返。朱爲判其價。時主事已入京。以購逆書立斬。書賣及役斬於杭。隣朱姓者。因年踰七十。免死。偕其妻發極邊。歸安第元錫方爲朝邑令。與吳之鏞之銘兄弟。嘗預參校。悉被戮。時江楚諸名士。列名書中者。皆死。刻工及鬻書者同日刑。惟海寧查繼佐。仁和陸圻。當獄初起。先首告。謂廷鑼慕其名列之參校。中得脫罪。是獄也。死者七十餘人。婦女並發邊。蓋浙之大吏及讞獄之侍郎。鑒於松魁。且畏之。榮復有言。雖有冤者。不敢奏雪也。之榮卒以此起用。并以所藉朱佑明之產給之後。仕至右僉都。

二 戴名世之獄

桐城方孝標嘗以科第起官至學士。後以族人方猷丁酉主江南試與之有私。並去官遣戍。遇赦歸入滇。受吳逆僞翰林承旨。吳逆敗。孝標先迎降得免死。因著鈍齋文集。滇黔紀聞。極多悖逆語。戴名世見而喜之。所著南山集。多采錄孝標所紀事。尤雲鍔方正玉爲之捐資刊行。雲鍔正玉及同官汪灝朱書劉巖余生王源皆有序板。則寄藏於方苞家。都諫趙申喬奏其事。九卿會鞫。終戴名世大逆法至寸磔。族皆棄市。未及冠笄者發邊。朱書王源已故。免議。尤雲鍔方正玉汪灝劉巖余生方苞以謗論罪絞。時方孝標已死。以戴名世之罪罪之。子登嶧雲旅孫世樵並斬。方氏有服者皆坐死。且剉孝標戶。尙書韓菼侍郎趙士麟御史劉灝淮揚道王英謨庶吉士汪份等三十二人並別議降謫疏奏。聖祖惻然。凡議絞者改編戍。汪灝以曾効力書局赦出獄。方苞編旗下。尤雲鍔方正玉免死。徙其家。方氏族屬止謫黑龍江。韓菼以下平日與戴名世論文牽連者俱免議。是案也。得恩旨全活者三百餘人。康熙辛卯壬辰間事也。

### 三 檗嗣庭之獄

雍正四年江西正考官爲禮部侍郎。查嗣庭試題曰。(維民所止)有訐者謂維止二字是取雍正二字去其首也。獄遂起。今將當時上諭全錄於此事始末可見矣。雍正四年九月乙卯諭內閣九卿翰詹科道等。查嗣庭向來趨附隆科多。隆科多曾經薦舉。朕令在內庭行走。授爲內閣學士。後見其語言虛詐。兼有狼顧之相。料其心術不端。從未信任。及禮部侍郎員缺需人。蔡珽又復將伊薦舉。今歲各省鄉試屆期。朕以江西大省須得大員以典試事。故用伊爲正考官。今閱江西試錄所出題目。顯露心懷怨望。譏刺時事之意。料其居心淺薄乖張。平日必有紀載。遣人查其寓所及行李中。則有日記二本。悖亂荒唐。怨誹捏造之語甚多。又於聖祖仁皇帝用人行政。大肆訕謗。以翰林改授科道爲可恥。以裁汰冗員爲當厄。以欽賜進士爲濫舉。以戴名世獲罪爲文字之禍。以趙晉正法爲因。江南之流傳對句所致。以科場作弊之知縣方名正法爲冤抑。以清書庶常復考漢書爲苛刻。以庶常散館爲畏途。以多選庶

常爲蔓草爲厄運。以殿試不完卷黜革之進士爲非罪。熱河偶然發水。則書淹死官員八百人。其餘不計其數。又書雨中飛蝗蔽天。似此一派荒唐之言。皆未有之事。而伊公然造作書寫。至其受人屬託。代人營求之事。不可枚舉。又有科場關節及科場作弊書信。皆甚屬詭祕。今若但就科場題目加以處分。則天下之人必有以查嗣庭爲出於無心。偶因文字獲罪爲伊稱屈者。今種種實蹟見在。尙有何辭以爲之解免乎。爾等漢官。讀書稽古。厯觀前代以來。得天下未有如我朝之正者。况世祖聖祖重熙累洽。八十餘年。深仁厚澤。淪肌浹髓。天下億萬臣民。無不坐享昇平之福。我皇考加恩臣下。一視同仁。及朕卽位以來。推心置腹。滿漢從無異視。蓋以人之賢否。不一各處皆有善良。各處皆有奸慝。不可以一人而概衆人。亦不可以一事而概衆事。朕惟以至公至平之心處之。爾等當仰體朕心。各抒誠悃。交相勉勵。殫竭公忠。無負平日立身立德之志。或有一二心術不端者。亦宜清夜自省。痛加悛改。朕今日之諭。蓋欲正人心。維風俗。使普天率土。永享昇平之福也。爾等承朕訓旨。當曉然明白。勿存

疑愧避忌之念。但能恪慎供職。屏去習染之私。朕必知之。朕惟以至誠待臣下。臣下有負朕恩者。往往自行敗露。蓋普天率土皆受朝廷恩澤。咸當知君臣之大義。一心感戴。若稍萌異志。卽爲逆天之人。豈能逃於誅戮。報應昭彰。纖毫不爽。諸臣勉之戒之。查嗣庭讀書之人。受朕格外擢用之恩。而伊逆天負恩。譏刺呪詛。大干法紀。著將查嗣庭革職拿問。交三法司嚴審定擬。

甲戌諭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等。爾等多出自科甲之人。旣誦法聖賢。讀書明理。當知君臣之大義。須上一下一體。情分相聯。方克致昇平之治。人人共受其澤。自唐宋以來。去古已遠。習俗澆漓。人心詐僞。狂妄無忌憚之徒。往往腹誹朝政。甚至筆之於書。肆其誣謗。如汪景祺查嗣庭。豈能逃於天譴乎。我國家恩養休息。海宇晏清。八十餘年。萬民樂業。卽爾等父母妻子。孰不沐浴膏澤。安享其福耶。且士人立身行己。以禮義廉恥爲重。乃至昏夜乞憐。上書投扎。滿紙稱功頌德之語。何廉恥蕩然至於此極。又有將子弟姻戚門生。故舊私書請託者。不知以素所親愛之人爲之請。若先有請

託。彼心以爲勢力可恃。肆其狂妄。無所不爲。及實在贓託照拂。實屬無益而有損。蓋彼無倚恃。尙知儆惕自守。勉勵供職。款發覺。則受請託者不能爲之庇護。是非所以愛之而實以害之也。又爾等皆係各省州縣之百姓。受制於有司者。如請託之風盡除。凡地方有司。皆有所畏懼。而廉潔愛民。則爾等之子孫宗族。咸受其慶。不亦善乎。如請託之風不絕。則地方官員各有倚賴。將肆其貪婪。則爾等之家產不足飽貪官汚吏之谿壑。爾等自爲身家桑梓計。亦斷應速改陋習也。查嗣庭請託賄屬之書札。不一而足。其日記所載。狂妄悖逆之語。與汪景祺相爲表裏。而其誹議聖祖仁皇帝用人行政大逆不道之言。不可勝舉。實共工驩兜之流也。

#### 四 陸生柟之獄

以論前史而獲罪者。自陸生柟之獄始。自茲以往。非惟時事不敢論議。卽陳古經世之書。亦不敢讀矣。此真厯代文字獄所未前聞也。

雍正七年秋七月丙午。諭內閣據順承郡王錫保奏。在軍前效力之陸生柟。細書通

鑑論七十篇。抗憤不平之語甚多。其論封建之利。言詞更屬狂悖。顯係非議時政。參奏前來。陸生楠由廣西舉人部選江南吳縣知縣。朕覽其履歷奏摺。前惟頌聖浮詞。中間不過腐爛時文。無一語近於直言規正。亦無一事切於國計民生。而倨傲誕妄之氣溢於言詞。知其人必非醇謹。及至引見之時。舉動乖張。朕將伊摺內之語詰問數條。陸生楠縹默然不能對。但聞朕教訓。轉多憤懣之色。彼時將伊扣缺。令以主事試用。蓋以士人或小有才。令其在京辦事學習。以冀悛改也。移伊改授工部主事。引見時。不惟毫無敬畏。且傲慢不恭。顯然逆抗。形於詞色。夫主事職列部曹外任知縣。歷俸多年。或卓異行取。始得升補。而陸生楠以邊方舉人筮仕之初。卽膺茲職。尙何負於伊。而伊竟敢懃及君父乎。伊係廣西人。平日必有與李紱謝濟世結爲黨援之處。故敢如此。是以將伊革職。發往軍前與謝濟世同時效力。一則令其觀滿洲尊君親上之心。如此其譁懷。一則令其觀我朝兵營之制。如此其整嚴。一則令其觀各蒙古部落熙皞醇樸之風。如此其誠實。庶冀伊等化去私邪。勉於自新之路。詎意陸生

楠素懷逆心。毫無悔悟。怙惡之念愈深。奸慝之情益固。借託古人之事。幾誣引古人之言論。以洩一己不平之怨怒。肆無忌憚。議論橫生。至於此極也。前錫保起行之時。朕諭以軍前效力之漢官等。果能安靜守法。自知罪過。則皆可貸其前愆。開予自新。或有私自著作。怨懟罔上者。亦未可定。今果得陸生楠所著之書。悖逆之情。盡行敗露。其論封建云。封建之制。古聖人萬世無弊之良規。廢之爲害。不循其制。亦爲害。至於今害深禍烈。不可勝言。皆郡縣之故等語。古人之有封建。原非以其制爲盡善。而特剏此以駕馭天下也。洪荒之世。聲教未通。各君其國。各子其民。有聖人首出。則天下之衆。莫不尊親。而聖人卽各因其世。守封之。亦衆建親賢以參錯其間。蓋時勢如此。雖欲統一之。而不能也。夏禹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周武王孟津之役。來會者八百侯國。豈非夏后周王之所封建乎。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曰。天下惡乎定。定於一。孔子孟子深見春秋戰國諸侯戰爭之流弊。其言已啓一統之先幾矣。至秦始皇統合六國。制天下以郡縣。自漢以來。遂爲定制。蓋三代以前。

諸侯分有土地。天子不得而私。故以封建爲功。秦漢之後。土地屬之天子。一封建便多私心。故以郡縣爲功。唐柳宗元謂公天下自秦始。宋蘇軾謂封建者爭之端。皆確有所見而云然也。且中國之郡縣亦猶各蒙古之有部落耳。歷代以來。各蒙古自爲雄長。亦互相戰爭。至元太祖之世。始成一統。歷前明二百餘年。我太祖高皇帝開基東土。遐邇率服。而各蒙古又復望風歸順。咸凜正朔。以迄於今。是中國之一統。始於秦。塞外之一統。始於元。而極盛於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員極廣。未有如我朝者也。至若賈誼晁錯。欲削弱諸侯。乃慮分封之失。而欲一之。非以郡縣爲失。而欲分之也。李泌因藩鎮之兵。連禍結。思以封建爲自固之謀。豈嘗謂三代之制。必可復乎。今六合成大一統之天下。東西南朔聲教所被。莫不尊親。而陸生楠云。以郡縣之故。至於今害深禍烈。不可勝言。試問今日之禍害何在。陸生楠能明指之乎。大凡叛逆之人。如呂留良曾靜陸生楠之流。皆以宜復封建爲言。蓋此種悖亂之人。自知奸惡傾邪。不容於鄉國。思欲效策士遊說之風。意謂封建行。則此國不用。可去之他國。殊不知

狂肆逆惡如陸生楠之流。實天下所不容也。又云聖人之世。以同寅協工爲治。後世天下至大事繁人多奸邪不能盡滌。詐僞不能盡燭。大抵封建廢而天下統於一。相既勞而不能深謀。君亦煩而不能無缺失。始皇一片私心。流毒萬世等語。同寅協工。固爲治之要。至於知人任相。惟在人君之明哲。漢唐以來。有賢君圖治於上。則必有良將助治於下。豈萬世無一知人之主乎。且同寅協工之道。於封建何與。陸生楠肆意妄言。支離繆戾。至於如此。其言建儲也。借引漢武帝戾太子事。發論云。儲貳不宜干預外事。且必更使通曉此等危機等語。書有教育子之文。禮有文王世子之篇。儀文明備。教戒周詳。凡以養成德性。欲其學於古訓。深知民情物理之微。周知人間疾苦。稼穡艱難之故。豈可禁之不聞外事乎。至於父子天性。家國一理。惟有至誠至敬。可以爲事親之道。危機之說。豈人子所忍形於言。存諸心者乎。設使江充掘鹽之時。太子能居易俟。不詐出武庫兵。發長樂衛。則決不至有湖城之難。是戾太子之禍。正由於曉危機也。又陸生楠云。有天下者不可以無本之治。治之等語。其意借鉤弋。

宮堯母門之事。以譏本朝之不早建儲貳。夫建儲之事。乃宗廟社稷之業所關。天下蒼生萬民之命所繫也。儻不加慎重。而所立不得其人。其後不易之而不可。欲易之而不可以。至激爲多故者。前代史冊。厯厯可稽。孟子曰。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又曰。爲天下得人難。言主器之重。必得其人。足以承先啓後者。然後可以付之也。我朝太祖高皇帝開朔以來。未嘗預建儲位。而我太宗文皇帝繼位不承。恢宏大烈。世祖章皇帝紹業膺圖。撫有中夏。聖祖仁皇帝深仁厚澤。御宇綿長。凡我朝聖聖相承。皆未由先正青宮而後踐天位。迺開萬世無疆之基業。錫億兆臣民之洪庥。逮朕續登大寶。重熙累治之盛統。七年以來。中外乂安。是我朝國本至深至厚者。愚人固不能知也。昔宋孝宗時。虞允文請早建儲貳。孝宗曰。恐儲位既正。人性易驕。卽自縱逸。不勤於學。寢有失德。所以未建者。庶幾無後悔耳。孝宗尙知立儲之不易。况我聖哲高遠之見。十倍於孝宗乎。如陸生楠借漢武之事以譏刺者。實爲彌天不可赦之罪人也。其論兵制也。則稱唐之府兵云。李泌爲德宗厯敍府兵興廢之由。府兵旣廢。禍亂遂

生。至今爲梗。上陵下替。又云府兵之制。國無養兵之費。臣無專兵之患等語。唐初府兵之制。本於北周蘇綽之議。其後變爲彌騎。乃府兵廢弛。不得不出於召募也。德宗之世。召募者多市人不可用。故欲復府兵之法。然其時亦竟不能復。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無事耕種之農。豈能嫋於武備。有事徵發之擾。豈能兼顧農桑。以此爲制。不但棄其兵。並棄其民矣。古者六鄉六遂之法。遠不可稽。後世民以養兵。兵以衛民。彼此相資。唐宋以來。法制漸詳。軍農實稱兩便。安有惜養兵之費。而棄不教之民者乎。本朝設立八旗。京師重地。禁旅雲屯。又有巡撫三營。以詰姦禁暴。外省分設駐防將軍。以及提鎮。內外相維。訓諫甚備。無事則分處什伍。兵不擾民。有事則整旅出疆。兵以衛民。此萬古之良法。今八十年來。太平無事。老耆以壽終。幼孤得遂長。孰非兵防衛守之力哉。民間雖有正供以佐軍糈。然所出僅百分中之一耳。其得養兵之利也多矣。而陸生楠之爲此說者。蓋其懷蓄逆亂之心。鬱不得逞。故以國無養兵之費。以搖動人聽。冀或更制以紊亂軍政。所謂執左道以亂政。言僞學。非以疑衆者。

王法之所不宥也。其論隋煬帝云。後之君臣。倘非天幸。其不爲隋之君臣者幾希等語。隋文帝以勤學節儉爲治。史稱其倉庫實而法令行。至隋煬帝以驕奢淫佚。自取敗亡。非可諉之於天也。後之人主。不爲煬帝之行。豈至有煬帝之禍。又何爲而望天幸乎。陸生楠之意。又何指也。其論人主云。人慾尊。權愈重。則身愈危。禍愈烈。蓋可以生人殺人。賞人罰人。則我志必疏。而人之畏之者必愈甚。人雖怒之。而不敢洩。欲報之。而不敢輕。故其蓄必深。其發必毒。等語。人主身爲天子。富有四海。自堯舜禹湯以來。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豈有位尊而卽危禍者乎。至於生殺賞罰。人主皆奉天命。天討以行之。其生殺賞罰者。皆其人之自取耳。朕臨御以來。日理萬幾。皆奉若天道。因物以付。未嘗以己意生殺人賞罰人。而陸生楠爲畏之怒之報之之說。試問在廷諸臣。朕自雍正以來。曾以藩邸舊人而擢用者何人。曾因當時宿怨而治罪者何人。且朕從前與外廷之人。毫無恩怨。又何所庸其畏。何所庸其怒。何所庸其報哉。且云蓄必深。發必毒。此陸生楠指阿其那等而言。抑陸生楠自蓄此心也。阿其那等各案內。

外臣工之所共知。無俟朕再爲告諭。陸生楠亦身列仕籍。豈無見聞而爲此論。其狂悖惡亂。不亦甚乎。又云雖怒之。而不敢洩。欲報之。而不敢輕。乃陸生楠自述其心也。明矣。雖蓄怒。而不敢顯言。是以託於論列通鑑。以微洩其憤。又怨而欲報。欲報而不能。但以身爲禍烈等語。肆爲咒詛。其逆謀發露。公然形於紙筆矣。其論相臣云。當用首相一人。首相奸詔誤國。許凡欲效忠者。皆得密奏。卽或不當。亦不得使相臣知之。等語。夫從來不廢密奏者。原欲周知天下之利弊。無專令參揭相臣之理。况尊賢之道。最要在於去讒。敬大臣之道。在於官盛任使。君臣一德一心。乃爲元首股肱之義。是以擇相之道。惟在得人。若旣得其人。而又使人密奏。且奏或不當。而猶多方掩飾。是窺伺挾詐。教人以譖慝而招人以排陷也。且臣相果屬愴邪。便當露章宣奏。而羣小故爲排沮。或欲動搖大臣。或從門戶起見。人主自宜分別是非。以定邪正。豈可調壅。擇言不厭其審。審則庶幾無誤等語。舜命禹曰。無稽之言勿聽。勿詢之謀勿庸。召